

《台湾外记》的演变和著者考

卢维春

《台湾外记》三十卷，清人江日升著。详尽而真实地记载了从明天启年间，郑芝龙等人起兵海上从“盗”，被招安，又弃明归清，至郑成功坚守东南，抗清北征后，退守厦门，收复台湾，至其孙郑经经营台湾，延至曾孙克塽归顺清朝期间的六十三年史和事。叙述的有条不紊，人物描写栩栩如生，虽则是小说体类，但历来从无有人称其妄。无论从其历史史料价值上，或是文学文献价值上都是非常重要的。

《台湾外记》正因为记事述人之真实可信，具体生动，故事完善，因此，在清一代一百来年之间，被敷衍编撰成为各种体例的史书和文学作品，广泛地流传于民间，烱炙人口，使得郑氏几十年的活动历史成为人们尤其闽、粤、漳泉一带人民代代传颂，经久不衰。因此，这种改编和演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先是，清康熙六十年，柳江叶二涯将《台湾外记》编撰成《台湾纪事本末》，凡五十篇。此书至今未见流传。但清末闽人谢章铤曾读过此书，并为此而作了笔记（收录于《赌棋山庄所著书》的“课余续录”卷三）：“予少读台湾外记恨其弱没于小说家词不雅驯，后得《台湾纪事本末》抄稿八本。首行题‘闽珠江日升著。柳江叶二涯删定。’柳江未知何地，二涯亦未详何人？其书则以外纪为兰本，考订尽七本，其第八本则附录无目

也”。

叶二涯为什么要改编《台湾外记》，其在书序中阐明：“台湾外志者，不知作於何人，亦稗官小说之文耳，然余少时得诸父老所传闻郑氏毒乱海滨之事，往往与其说同。意作者之搜罗虽琐、而徵实或不妄耶。今读其书所志者一台湾耳，而四镇之沙虫，五王之龙种其迹，亦具见于吴、于越、于闽、于滇、于缅。胜国之公族尽遗臣之心血枯皆于台湾备悉之矣。至若郑经继乱，克塽归命，我生之后，所躬逢目击者亦不难据其所信而黜其所疑也。今者海甸澄清，隶我疆宇，而作者犹以外志区区，岂苗俗之顽悍未驯，珠崖之货宝易贖，官其地者自非严以律己，宽以纠众，岂能以外为内，而无他虞欤。余故辑而存之以见罹难之惨剧，削平之功大。而绸缪之计宜豫云尔。康熙六十年岁辛丑二涯书”从叶二涯的序中，可以旁证：一是此书所记载的史事真实可徵。叶二涯和江日升都是同时期人，亲身经历了郑经和郑克塽两代史事，且在小时也听父老讲述郑成功的活动历史事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都觉得和《台湾外记》所记载的史实相符。二是，由此可以推断《台湾外记》的成书时间应在康熙二十二年至六十年之间。三是，说明了改编者的意图：第一将不雅驯的小说家词改编为可以徵信的纪事本末体；第二以史书的形式便于后人流传引证；第三，台湾已收归入清版图，书名题为“外记”以内为外，是把自己的宝货“珠崖”出卖，是把台湾看成少数民族野蛮区域而尚未归顺，未免失当，因以改编；第四，可以以历史的教训，让人们看到战争造成灾祸，以及为清王朝收降郑氏而歌功颂德。因该书目前未见流传，所以将其总目摘录于后：

应讖聚党	问天得筮	受抚仍叛	累败官军
受抚防海	倭归成功	平刘香老	火攻荷兰
红毛据台	怀宗失国	可法殉难	国维倡议
阁部矢节	阁部毕命	芝龙放关	成功哭谏

式耜立主	招抚不就	火陷仙游	郑毁诸城
黄归海澄	亮功解围	格商被杀	议犯江南
成功封王	成功起兵	粤东殉难	同安被屠
两粤起义	成功会师	成功并厦	芝鹏弃厦
成功执法	文兴外附	逢知援漳	固守海坛
宗室来厦	周马夺镇	江南被围	会剿两岛
开辟东土	忠匡尽节	分垦台湾	成功卒台
郑经袭位	奔丧定台	经杀郑泰	经归台湾
耿逆构郑	国轩登岸		

清道光十六年丙申，清人沈云又将《台湾纪事本末》改编成《台湾郑氏始末》六卷本。后由其子校注地名刊行于世。《台湾郑氏始末》较之《台湾纪事本末》简单明了，更为通俗易懂，是一部更带普遍性的郑氏简史、使人读起省时，省力。原《台湾纪事本末》十多万字被改编成了三万多字。因此，其改编者的功劳也是不可抹煞的。目前，这部书流传甚多。

现厦大图书馆藏有八大本手抄《台湾外志》。前传五虎闹南京十五卷六十三回，四本。后传扫平海氛记四卷六十二回，四本。所记史实，从其纲纪概说与前两种无较大出入，但其情节却荒诞妄造，纯属历史演义小说体类。比如施郎的出走，《台湾外志》叙述因施琅的冲撞成功的警卫起事叛离。而前两种书记载为施郎擅自处死成功派遣的人员违抗命令，被捕潜逃，显然出入较大。由此可见，《台湾外志》一般不作为史料引证的。

关于《台湾外记》著者江日升的籍贯和宗族的问题。我认为江日升祖笈应为福建海澄县人。因《台湾外纪》卷端题识为“九闽珠浦东旭氏江日升识”。其珠浦地方为海澄县西南八都的珠浦堡。（《海澄县志》卷七）江日升曾于清乾隆七年壬戌科中武举进士。在题名录中也称其为二都人（《海澄县志》卷七）其父江美鳌（《台湾外记》卷一）跟随永胜伯郑彩辅助弘光

督师北上。官至龙骧将军，生和郑芝龙同年，且在福州共过事。于康熙十六年投诚清朝，被派往广东连平州任职。其祖父为江一龙（厦门市胡里山曾发掘出其墓志铭，孝男为美鳌。）是漳浦溪南人，万历六年任平和学训导。（《云霄厅志》卷十二，选举）。这很有可能是海澄县郊六里的南溪的南边。如是这样，溪南和江日升的海澄县西南的珠浦堡应同一地点。这就说明江日升的祖笈应为海澄县珠浦堡乡人。但明嘉靖前，海澄尚未设县，因此，又可称为漳浦溪南珠浦堡乡人。还有，同时期还有惠安前型乡的江日升，又名林敬夫，其父林兆麟（《泉州府志》卷七十六，补编）但此人于康熙、雍正间已去世。这位江日升为泉州府康熙五十二年的解元，后同林洪烈去主试楚闾的不久，“归卒家中”。《泉州府志》这则补编又是清康熙人朱长鲁，雍正时的张闾仙补入，可见江日升和朱、张系同时期人。江日升如有《台湾外记》的著述，不可能不给予载上一笔。可见，这位江日升并非《台湾外纪》的著者。因此，很有可能是某些著作的讹传缘故，以至以讹传讹而失误至今。因此，目前据原著考证，可以认定，江日升为海澄县珠浦堡乡人，其父江美鳌，其祖父为江一龙。这以原著为主要依据的证据是我们足以相信的重要根据。

更 正

本刊第十二辑267—268页裴效维同志的文章中，标题及文内的“包楼斧”均为“包柚斧”之误，特此更正。